

On the Semantic Reasons of Modern Chinese Valence- Decreasing Structure of Reciprocal Verbs

Huang Qianrong^{1,a}

¹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ollege Road, Haidian, Beijing, China

^aronggg20160909@163.com

ABSTRACT

Due to the semantic particularity of reciprocal verbs, structures of them shows a valence-decreasing feature. However, the specific structures that reveals the feature are varied, reflecting semantic differences hidden inside. Based on the six main structures and groups made on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o those structures by Zhang Yisheng^[1], we checked the constructional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each group. We concluded that semantic reasons mattered includes how strong the verb shows its dominance, or its reciprocal meaning, whether both sides included in the reciprocal range is equal or not, how pragmatic factors matter in specific conditionings, etc. Even when some reciprocal verbs are applicable to same structures, the semantic reasons behind them may also be differ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ucture applied may also influence the specific semantic expression of the verbs, as a result of structural and semantic interactions in coexistence.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Reciprocal Verbs, Valence, Valence-decreasing Structure, Semantic Reasons

现代汉语交互动词句减价结构的语义动因

黄千容^{1,a}

¹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 学院路街道, 海淀, 北京, 中国

^aronggg20160909@163.com

摘要

由于语义的特殊性, 交互动词适用句式基本都表现为减价结构, 但具体的句式却不尽相同。句法结构表征的不同, 是语义差异投射在句法层面的结果。根据张谊生^[1]列举出的交互动词六种适用句式以及根据适用差异作出的分类, 我们对各类的典型成员进行分析, 探究各类词语的结构和语义特点, 并从语义角度, 概括出了造成适用句式差异的具体原因。主要包括动词的支配性、交互义的强弱、交互双方的地位关系、语境互动等。即便是适用同一类句式的词语, 在具体的语义动因上还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与此同时, 句式结构有时也会反过来影响动词义的具体表达, 体现句法语义互动的整体性特点。

关键词: 现代汉语交互动词; 配价; 减价结构; 语义动因

1. 前言

交互动词是现代汉语动词中的一个特殊小类。朱德熙^[2]、刘丹青^[3]、陶红印^[4]、李临定^[5]、袁毓林^[6]、张谊生^[1]等国内学者都有一定研究。虽然学者对该类动词命名不一, 具体定义也有分歧, 但综合起来, 交互动词都基本满足“语义上有两方面主体同时参与实

现动作, 存在相互或协同关系, 且适应特定的句式框架”的要求。交互动词的语义特殊性投射在句法层面上, 造成语义价与句法价不一致, 实际句法价少于语义价的“减价现象”。即句法配价小于语义配价, 表现为句中的实际论元数目少于动词语义框架中可支配的论元数目。^[7]交互动词表达两个或多个主体以对等关系或者主从关系共同从事或者互为施受的行为, 在语义层面的深层格上拥有复数主体。但由于一个小

句中谓语句只能支配一个主语论元，交互动词句只能通过联合主语、主语加介词引导旁语结构等方法表示复数主体，在句法上只能看作是一个主语论元。因此，交互动词句在句法上是一个减价结构，动词的语义价数为二或三，而句法价数为一或二。现代汉语交互动词句式大多数都符合减价结构特点。

在交互动词的集合内部，由于语义差异，不同的交互动词适应不同的句式，构成的减价结构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句式背后的语义因素，探究减价结构的句式特点，并据此进一步揭示部分交互动词的句式特点。张谊生^[6]列举了交互动词能够进入的句法框架：(1) $N_1+P+N_2+V+(O)$ ；(2) $SNs+V+(O)$ ；(3) N_1+V+N_2 。并根据语义价数目将现代汉语交互动词分为二价动词和三价动词，再根据它们各自适用的不同句式分为 Va^1 、 Va^2 、 Va^3 和 Vb^1 、 Vb^2 、 Vb^3 六类。虽然张文附录部分悉数列举的交互动词中部分成员存在争议，但这仍是目前有关交互动词最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至今仍为大多数后续研究所引用借鉴。我们不妨遵照这一分类，在该分类思维的基础上对每一类动词句的减价句式和语义动因展开析讨论。

2. 二价交互动词句的减价操作

2.1. Va^1 交互动词句

这类动词适用句式 I. N_1 +跟/和+ N_2 +V；句式 II. SNs +V。在这两种句式中， N_2 或与 N_1 构成联合主语，或作为旁语跟随主语出现，因此 Va^1 构成的句式属于减价操作。 Va^1 类动词以双音节词语为主，以偏正、述补、述宾为主要的三种构词方式。

Va^1 类动词中偏正构词占大多数，且以能产语素前位构词为主，主要包含“相”“互”“并”“连”“同”“合”“交”“会”“共”等，主要都是副词性的前位语素，具有[+相互]或[+并列]的语义特征，使词语产生交互义。也就是说，偏正构词中的前位副词性语素是这类交互动词中承担交互义的部分。双音节偏正交互动词中“相”“并”则十分典型，且当“相”“互”“并”处于前位时，只构成状中动词。^[8] Va^1 用于句式 I 和句式 II 中，对 N_1 和 N_2 有相互或者并列的语义指向。

1) a. 西方一些国家声称自己是人道主义国家，可实际的霸权行径却与之相悖。

b. 小时候我们两家是邻居，经常相约在村里看电影。

c.*高中毕业后，我相约她去北京打工。

d. 精神文明建设应当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甚至超前于物质文明。

e. 素质教育要求学生身心发展并举。

f.*经济平衡发展要求东部地区建设并举/并重西部地区。

“相悖”、“相约”里的“相”表达[+相互]的语义特征，构成的词语也就具有了相互义，反映主体之间对等的相互关系，属于“天然对称性动词”。^[9]

Va^1 中述补结构的交互动词里能产语素的后位构词集中，这些语素有“和”“好”“定”等，如“唱和”“讲和”“言和”“议和”“修好”“交好”“约好”“说好”“讲好”“讲定”“说定”“约定”等。可以先将这些动词分成两类：

第一类：“唱和”“讲和”“言和”“议和”“修好”“交好”；

第二类：“约好”“说好”“讲好”“讲定”“说定”“约定”。

虽然第一类和第二类动词在词义上非常接近，都表示双方达成一致或友好往来的行为和状态，但在适用的句式上却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异。

2) a.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首相点名让李鸿章去和日方讲和，签订条约。

b. 冷战失败，苏联瓦解，却并没有换来俄美两国握手言和。

c.*南宋朝廷愿意见和北方的侵略者，割地称臣，却不愿意加强军事防御。

d.*中法两国长期修好双边关系。

3) a. 我昨天和小李约好下课后在校门口见面。

b. 我们说好不对第三个人说这件事。

c. 我昨天约好小李下课后在校门口见面。

d. 我跟他说好了明天上午去爬山。

例 2) 当中的“讲和”“言和”“议和”既可以表示一个事件，如 2a)，也可以表示一个状态。由于这些词语的语义范畴已经十分明确，且强调状态结果，是不及物动词，支配性弱，所以不能支配宾语。同时，它们都指两人，双方，众人，诸方面等具有共同性、合作性的交互动作，是“联合交互动词”。^[10]它们表示 N_1 和 N_2 之间是对等的语义关系，不能由 N_1 发出，支配 N_2 ，因此只能应用于句式 I 和句式 II 的减价结构当中。

例 3) 当中“约好”“说好”在满足句式 I、句式 II 的同时，用于句式 III. N_1+V+N_2 似乎也不太违和。我们可以理解为“约好”“说好”中还保留了动词语素较强的支配性，可以支配动作参与者或事件结构作为宾语。由此看来，这类述补结构的交互动词或许可以归入 Va^2 或 Vb^1 类。

在 Va^1 中存在一定数量的述宾结构动词。在这些动词句中，宾语并入也是造成减价结构形成的原因。

4) a. 我没想到去上海的时候会在机场和老同事碰头。

- b.两个人才刚刚碰头就吵起来了。
c.*我今天在超市碰头我的小学同学了。

“碰头”是述宾结构的交互动词。可以用在不接宾语的句式I和句式II中，不能后接宾语。现代汉语中的述宾结构双音节动词可以看作是名词并入中的宾语并入现象。即宾语论元变得“附着于”动词或“并入”动词。^[1]例如英语单词 babysit (照看小孩)、fox-hunt (猎狐)、car-wash 等。现代汉语述宾构词十分常见，虽然具体的形式与英语不同，但也可以理解为宾语并入的广泛应用。并入后，动词的支配对象在语义上已经存在，就无法再支配宾语论元，因而造成了句法上的减价结构。

2.2. Va^2 交互动词分析

Va^2 类适用句式I、句式II外，还适用于句式III.N₁+V+N₂。作为二价动词，句式I、句式II属于句法减价操作；而句式III中句法价与语义价相等，不属于句法上的减价操作。

5) a.航空公司与铁路公司联合，减少了浪费，实现了双赢。

b.只有我们联合，才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

c.张骞出使西域，最初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c句中“联合”可以接宾语论元“大月氏”，没有出现减价操作。

Va^2 类动词可以将与N₁相当的N₂置于宾语位置，作为被支配对象，反映出这类动词适用于强调N₁作用于N₂的行为主动性、主观性的句式框架。但从搭配上，这类动词只能支配N₂，不能支配其他宾语补足语，说明仍以表达平等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为主，不违背交互动词的基本性质。

6) a.地方官员勾结黑恶势力。

b.地方官员勾结新来的警长，但被拒绝了。

c.? 地方官员与新来的警长勾结，但被拒绝了。

“地方官员”可以看作是动作主体，是“勾结”这一动作的发出者，是主动的一方，而“黑恶势力”可以看作是被动的一方。这种主动性和方向性不是词义带来的，而是由句式III的框架提供的， Va^2 类交互动词恰好可以填入这一框架。但这一框架的使用对其交互义表达有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7) 他经常亲吻自己的爱人。

“亲吻”是 Va^2 类的交互动词，但只凭借例7)中的这一句话不能判定“亲吻”在这里表示的是否一定是交互动作。如果他在“亲吻”他的爱人时，他的爱人也在“亲吻”他，那么“亲吻”表示交互义，但如果他“亲吻”的是他爱人的面颊或者照片，那么这

句话描述的就不是一个交互动作的场景。可见，句式III突显动作主体主动性的同时削弱了交互性，有时必须借助语境来检验这是否是一个交互动作。

具有类似句法特点的成员还有“非完全对称性动词”^[9]，即动词投射到论元角色之间可以表现为双向性交互关系，有时也可以是单向性交互关系的交互动词。在表示单向性关系时，动词表示的语义方向从N₁出发，作用于N₂。当表示双向性关系时，动词与N₁和N₂的语义指向对等。语义范畴为“争斗类”或“分合类”交互动词大多属于“非完全对称性动词”，如“联合”“团结”“告别”“脱离”等。

2.3. Va^3 交互动词分析

Va^3 适用句式I、句式II外，还适用于句式IV.N₁+V。作为二价动词，句式IV只出现了一个论元，说明也经历了减价操作。

8) a.他第二年回家，就和同乡的一名女子结婚了。

b. (姐姐和姐夫) 他们结婚了。

c.姐姐结婚了。

a、b句分别符合句式I、句式II，c符合句式IV。c句中动词“结婚”的论元虽然只有“姐姐”一个单数主体，但是与b句中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只是侧重强调的方面不同。即便不说出与“姐姐”结婚的对象是谁，我们也知道这个对象一定存在。

Va^3 类动词适用句式IV，发生论元省略，与动词的语义特征、交互义强弱有关。尽管 Va^3 中的述宾构词占绝大多数，与 Va^1 中的述宾动词一样，按照“宾语并入”的思路解释其不再接宾语是可行的，但仍不能解释所有 Va^3 为什么适用于句式IV。

我们列举出张谊生^[1]“现代汉语交互动词分类表”中的部分 Va^3 类词语：“打球”“打拳”“跳舞”“练功”“赌博”“鬼混”“拼命”“斗争”“失败”“摔跤”。

这类动词虽然可以用于表示交互场合。但若不将其用于表示交互活动，只用于表示单个主体的独立活动也完全可以。这些词的交互义较弱，或者是在汉语的发展演变中正逐渐丧失交互义。

9) a.我跟同学打球打了一下午。

b.每天傍晚我都一个人打球，打一个小时。

10) a.你天天不务正业，就知道跟强哥鬼混。

b.我就算在外面自己鬼混也能挣到钱。

“打球”、“鬼混”在小句中可以和“自己”、“一个人”等具有[+独自]语义特征的词语连用，不再表示交互行为。动词的交互性要求复数主体的存在，而当交互性减弱到一定程度时，句中就不再强制出现复数主体了，这些动词便与其他普通动词一致。此时的句式IV可以不算作是论元省略的减价结构句，

只是普通的动词句。

另外一些成员与它们的情况恰恰相反。不是因为交互义的减弱而使论元脱落，而是因为动词的交互义太过明确，以至于小句中只出现一个主体作论元时也不影响交互义的相对完整表达，如“结婚”“订婚”“成亲”“恋爱”“圆房”等。从句法角度来看，句式IV可以看作是在句式I的基础上进一步减价，N₂由旁格进一步降级脱落构成的。^[7]如例8c)中，Va³动词“结婚”在小句中不写明对象时，也不会让听话人怀疑解这个结婚对象是否存在。因此，在不知道或者不强调N₂时，就可以省略不说。如被问及要不要介绍婚恋对象的时候，可以说“我已经结婚了。”来委婉拒绝，但不必告知结婚的对象是谁。这也符合语言交际的经济性原则。

3. 三价交互动词句的减价操作

三价交互动词与二价交互动词的区别在于三价交互动词小句能与宾语补足语O同现。有些三价交互动词的宾语补足语O也可以省略或者隐含。^[10]可见，三价动词全部是及物动词。

3.1. Vb¹交互动词分析

Vb¹适用句式V.N₁+P+N₂+V+O、句式VI.SN_s+V+O。即在Va¹适用的句式I、句式II的基础上添加宾语O。

- 11) a.我喜欢下课和同学们交流数学题。
b.下周一开会，我们交流一下下一步的规划吧。

“交流”在表示复数主体之间交互义的同时，还可以支配特定的交流内容，有三个语义价，但小句总共只有两个论元，因此属于句法减价。

从构词语素上看，Vb¹与Va¹最为相似，都包含“相”“合”“交”“会”“共”等语素。从适用的句式形式看，二者区别在于Va¹不能接宾语，而Vb¹交互动词中一些必须支配宾语，如“相距”“共管”“共居”“分属”等。而另外一些动词可以不支配宾语，但需要一些附加条件，如动词一般不是光杆形式，需要和状语、补语、助词结构连用或者重叠、对仗使用，或者将宾语成分提前到句首、上下文省略等，如“合著”“调换”“交流”“共享”等。

- 12) a.我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部门。
*b.我们在不同的部门分属。
13) a.这本书是我们两人合著的。
b.作为老师，有空时也要和学生交流交流。
c.下周的排班我可以和你调换一下吗？
d.美好家园只有依靠人人共建，才能实现人人共享。

例12)中“分属”必须支配一个具有[+集体]语义特征的体词性宾语，而例13)中的“合著”“交流”“调换”“共享”动词则通过助词成分、重叠手段、添加补语、对仗结构等实现了交互义的相对完整表达。

3.2. Vb²交互动词分析

Vb²适用句式I、句式II、句式V、句式VI，即Vb²中的动词支配或不支配宾语补足语，都可以表达完整句义，且两种方式有相近的表达效果。在不支配宾语时，可以看作是宾语降级从而省去的一种减价操作。

- 14) a.时隔四年，他们师徒二人再次登台合唱。

b.梅兰芳曾与孟小冬合唱一出《梅龙镇》。

“合唱”一词在使用时语义一般只局限于歌曲、戏曲等等。因此，即便不支配宾语“一首歌”“一出戏”，或者特定的歌名、戏曲名等，语义表达也相对完整。

相对于Vb¹类动词而言，Vb²类交互动词在是否支配宾语论元方面不受限制。不支配特定宾语时，Vb²类动词也能用于表达相对完整的交互动作或交互状态，可以直接进入交际话语，而添加特定的宾语则可以强调被支配对象的具体内容。

- 15) a.一个人奋斗虽然充实但也孤独，如果能找到另一个人同行就更好了。

b.周末，我和朋友同行王府井大街，发现这里和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a句中的“同行”没有接宾语补足语，但是语义表达已经相对完整，因为“同行”这个动词自身的语义情境中就包含了“道路”，不论是具体的街道、马路，还是抽象的人生轨迹、发展前景。b句中“同行”支配“王府井大街”这个宾语，是一个具体的街道，作为“道路”的下位概念，对“同行”支配对象的语义范畴进一步具体化。

3.3. Vb³交互动词分析

Vb³类交互动词适用句式I、句式II、句式IV、句式V、句式VI，即Vb³中的动词既可以支配宾语，也可以不支配，同时还可以省去交互主体N₂，以单数形式充当主语论元。

- 16) a.上小学时，我经常跟同桌比赛写作业，看谁先写完。

b.每个周六，我都会在电视上看马术运动员们比赛骑马。

c.你每次都输，却还吵着要跟我比赛。

d.根据议程安排，我们俩一点钟开始比赛。

e.我下午一点要去比赛。

e 句中的“比赛”只有一个单数主体作为主语论元,原因可以与 Va³ 中的部分词语作类似理解,即“比赛”这个动词的交互义在逐渐淡化。在“比赛”的语义特征中, [+双方] 的语义特征逐渐边缘化,交互义的约束力也下降。“比赛”由双方比拼演变成群体参赛、个人参赛等不同形式。

“分类表”^[1] 中列举了 8 个 Vb³ 类交互动词。可以将它们分成两个小类来探究其适用句式 IV 的原因。

第一类：“闹”“赌”“比赛”“打赌”；

第二类：“聊”“谈”“交涉”“争辩”。

参照 Va³ 动词,依然可以把第一类理解为动词交互义的减弱。由于交互义的减弱,它们逐渐向普通的及物动词过渡,在句式 IV 中使用时也不再必须体现交互义。

17) a. 孙悟空大闹天宫。

b. 我很忙,你别动不动就闹(脾气)。

18) a. 每天放学,都有孩子拿着零花钱在小店门口的老虎机上赌,他们都是留守儿童。

b. 我不赌别的就赌你头上的这顶帽子。

例 17a) 中“孙悟空”作为动作主体,可以一个人完成“大闹天宫”,不必有另一个对象参与共同完成,而例 17b) 中的“闹(脾气)”则能够独自体现交互性,即便不出现动词的另一个主体也可以确定它的存在。例 18a) 里的“赌”指赌钱,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可以作为个人活动存在了,一个人用机器就能赌。而例 18b) 里“赌”用于跟别人赌一样特定的东西、一种特定的结果时,就是一种交互活动了。

第二类动词则像 Va³ 中的“结婚”一样,可以理解为动词交互义较强而且凝固,只要有一个动作主体出现,另一个与之有交互关系的动作主体一定存在。只说明一个主体时就已经可以表达相对完整的语义,满足交际需要。

19) a. 我聊各种话题聊了一天,很开心也很累。

b. 清政府全权派出李鸿章赴日本交涉战败赔款问题。

a 句中的和我“聊”的其他主体虽然不明确,但一定存在,因为“聊”本身就是包含交际双方才能实现的一种活动。b 句中的“交涉”不只是处理问题,更是商讨谈判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即便不明说也知道参与交涉的另一方一定存在。

4. 结论

现代汉语交互动词是表达交互义的重要手段之

一。根据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句法结构特点形成的背后必然存在语义动因。交互动词适用的句式大都展现出减价的结构特点,这与动词的结构、动词的支配性、交互义的强弱、交互双方的地位关系、语境等密切相关。即便是适用相同句式的交互动词,内部仍有语义差别,且适用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交互动词适用的句法结构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语义的表达。当同一类交互动词选用不同的句式时,交互义的强弱、交互双方的地位关系等也会显示差异。现代汉语交互动词句的结构,体现了词法和句法,词义和句义的相互影响与系统性特点。

REFERENCES

- [1] Zhang, YiSheng. (1997) Research on the valence of reciprocal verb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01:16-31.
- [2] Zhu, Dexi. (1982) *Grammar Handout*.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 [3] Liu, Danqing. (1986) A trial research on Chinese reciprocal verb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llection*. Vol1.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4] Tao, Hongyin. (1987) *Reciprocal verb and sentences. Structure and Verbs*. Language & Culture Press, Beijing.
- [5] Li, Linding. (1990) *Verbs in Modern Chines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ijing.
- [6] Yuan, Yulin. (1989) Research on pseudo reciprocal verb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01:12-25.
- [7] Payne, T.E. (2006) *Exporing Language Structure: A Students Gu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8] Li, Lanxia. Wang, Ruojiang. (2014) Research on word-formation of reciprocal morpheme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02:65-73.
- [9] Jin, Chunyan. Huang, Zhenji. (2018)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reciprocal ver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01: 56-60.
- [10] Wang, Ying. (2012) Research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ciprocal verbs. *Northern Literature*, 09:133-134.
- [11] Payne, T.E. (2011)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lin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